

卸甲英雄

■吕高排

★ 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高大的楠木直冲云天,蜿蜒的溪水缓缓流过,静谧的小院一片祥和。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位于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古龙藏寺,门前不足300米长的荣军路熙熙攘攘。

在这所始建于1951年的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,先后有2800多名伤残军人在此休养,其中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有2200人。这群“最坚强的人”不向困难低头,不居功自傲,尽自己力量释放着光和热。他们成立老战士宣讲团,累计宣讲近万场……

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,老战士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,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,表达保持本色,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的决心。

2020年10月21日,习总书记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老同志回信,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。习总书记在回信中指出,60多年来,你们坚持爱党、信党、跟党走,积极参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,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,展现了初心不改、奋斗不止的精神……

读着总书记的殷殷嘱托,出生入死的老英雄们激动得热泪盈眶:“我们是革命军人,尽管不能拿枪了,但只要还活着,就要继续冲锋。”

1

一只手枯枝一般,扎痛了我的手,也扎痛了我的心。

这是一只不同寻常的手。91岁的抗美援朝老兵涂伯毅5个指头呈蝎曲状,像粗钝的铁钉,直刺手心。

涂伯毅穿着一身旧军装,胸前戴着一枚闪亮的党徽。这枚党徽像“长”在这件旧军装上,只有洗澡时才取下来。三接头皮鞋已经很旧了,白色内衬裸露着,他仍然舍不得扔。

1951年2月,20岁的志愿军第42军126师政治部工作队副排长涂伯毅被敌人的凝固汽油弹严重烧伤致残。历经8次整容手术,战争依然在他身上留下无法修复的伤痛——全身大面积烧伤,面部严重毁容,双手永远致残。1956年,涂伯毅来到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。一次外出,他把一位小朋友吓得哇哇大哭。从那以后,他躲在屋里不愿见人,对未来生活失去了信心。

“伤残军人在战场上是勇士,在生活中也要做强者。咱们一起坚定信心,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战友的开导让涂伯毅逐渐树立信心。他发现,在休养院这个大家庭里,友情比他重的大有人在,但是他们都很乐观。此后,他开始振奋精神,重塑生活……

涂伯毅将我带到他的住所。写字桌上,是正在阅读的党的创新理论书籍。他每天边读边记,笔记本摆得半尺多高。他说,讲课不能光讲过去的事,也要清楚现在的形势,一天不学习也不行。

他喜爱书法,刚刚为朋友写完的字,就晾在床上。光线最好的阳台,被各种工具占领。他一直在演出队当舞

美和灯光,啥东西坏了都能自己修理,电焊刨子样样精通。

他告诉我,他身体很好,一口气可以做20个俯卧撑;他的家庭很幸福,老伴贤惠善良,三个儿子,两个是军人。说到高兴处,他像一只飞燕翩翩起舞,动作轻灵而欢快。

我告诉他,国家非常重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,至今已经有9批先烈回到祖国怀抱。“幸福都是国家给予的,可是我那些战友……”他喃喃地说,从战场上将他抢救下来的卫生员,杳无音讯;他的衣服被烧烂了,脱下自己衣服给他穿的排长,找不到了;还有那位用担架把他送回后方医院的班长,也下落不明。“真想去看看,说不定,那里就有我想念的人……”

2

在周全弟家,一个难题出现在我面前:我不知道如何表达初次见面的礼仪——89岁的周全弟没有手,也没有腿,残酷的战争只给他留下半截身子。80厘米的躯干,直挺挺地立在轮椅上。

作为第26军77师231团一营二连战士,长津湖战役的幸存者,当年16岁的周全弟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地里埋伏三天三夜,严重冻伤致四肢截肢。周全弟就是史上有名的“冰雕连”战士之一。

我在轮椅旁蹲下来,仰视着他,握了握他的半截臂膀,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他如红光满面,谈笑风生,用两个胳膊肘夹住我送上的香烟,猛吸一口,陶醉其中。

难以相信,这样的周全弟如何生活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,生活中的他似乎“无所不能”。“靠别人不是办法,我要自力更生,腾出人力来,让他们去照顾比我更需要照顾的人。”他说着,把半截手套娴熟地套在断肘处,将勺子把插进手套里,把米饭和菜拌匀,送到口中。整个动作干净利落,连一个米粒也没有掉落。这样的生活,周全弟已经过了70多年。

我试图帮他一把,他摆摆手拒绝了,然后摇动轮椅,来到水池边,用肘部推开水龙头,再用两肘夹着碗筷,很快洗得干干净净。

在书房,我首次见到了“抱笔书法”。周全弟双肘紧靠笔杆,抱于胸前,挥毫泼墨,挥洒自如。顷刻之间,一幅作品如行云流水,跃然纸上。我凝视着,字迹遒劲、刚毅,恰如他本人一样顶天立地。他的作品得到认可,他也被吸纳成为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。

聊天中,我不由自主地提到了《长津湖》。剧组专门到休养院放映电影,周全弟和战友们都去了。从开演开始,他的泪水一直止不住地流。看到一半,他摇动轮椅,悄悄退出放映厅。到现在,他也没能看完这部影片。“看不下去,实在看不下去……”

临别,周全弟把轮椅调正,庄重地举起右臂,对我敬了一个没有手掌的军礼:“一营二连战士周全弟,向你致敬!”这位老兵特殊的军礼,顿时让我泪目……

3

一阵悠扬的笛声传来,88岁的易如

元用左肩和左臂断肢扶住笛子,右手手指在笛子上跳跃。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……一接一支曲子,气息昂扬,节奏铿锵。

我很好奇,笛子有6个音孔,正常人吹笛子的姿势是每只手按三个音孔,两个大拇指托住笛身,小指亦轻贴笛身,起辅助稳定作用。可易如元只有5根手指和一只断臂,怎么可能实现?

易如元将十多支笛子递到我面前说:“在学习过程中,我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。有后来成为笛子专业教授的张宝庆为我改制笛子,有著名笛子演奏家冯子存亲自为我贴膜,还有原成都军区司令员、独臂将军贺炳炎对我的鼓励。他说‘这笛子是战士的一杆枪,你要好好爱惜它,好好掌握它’。”

做“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”,始终是这位老兵不变的信条。“有人说,你要能学会吹笛子,我用手板心煎鱼给你吃。”可是那人没有想到,易如元是在板门店铁甲山阵地和敌人殊死搏杀的英雄,他坚韧不屈的意志力让不可能变为可能。他硬是用一只手握笛、用一只眼识谱,学会了吹笛子。

照进易如元眼睛里的光是微弱的,但有另一束光温暖明媚,如春阳一般照进他心里。“吹笛子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,让我不再消极,连我的老伴都是吹笛子‘吹来的’。”易如元笑了。1960年他到四川乐山演出,认识了在当地邮电局工作的胡洪文。被易如元的坚强和才艺吸引的胡洪文,如今已经和易如元携手走过了62个春秋。

“有爱好,有家人,还有好的生活。”易如元现在家庭和睦,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,“我已经晋升为太爷爷了。”老人的笑声很爽朗。

老兵最遗憾的事仍在战场。“我永远记得那个日子,1953年3月17日。那时我不满17岁,正在阵地上观察敌机,准备找机会将它击落。突然天昏地暗,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”说起那场战争,易如元仍很激动,“醒来时,我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不到了,出气呼呼地响。我摸了摸鼻子,鼻梁断了,摸摸左手,那里只有一层皮……可是我没有完成祖国交给我的任务,我没有把那架敌机打下来……”

易如元用他布满皱纹的右手拍了拍我:“现在我们国家富裕了,军队强大了,人民也幸福了,我们的鲜血没有白流。”老兵的语气里充满着自豪和感恩。

4

在休养院,我走在这些乐观坚强的老人中间,不由得内心涌起阵阵感动。英雄是什么样的人?他们是国之干,族之魂,或“胸怀大志,腹有良谋”,或“聪明秀出,胆力过人”。他们身上所展现的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,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,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,灿若星辰,照亮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天空。

“东风吹醒英雄梦,笑对青山万重天。”今天,我见到的英雄已经逐渐变老,不再有蓬勃的青春,也没有了熔岩一般奔腾的力量,但他们身上,有一股英雄气息仍然触动人心。

战车·战友

■金远洋

工具逐一排查故障。经紧急“抢救”,战车又“起死回生”了。

把工具归整好,薛广均又习惯性地围着装甲车转起了圈。从车头到车尾,他一边检查,还一边揉着酸痛的腰部。

“班长,腰又痛了吧?”许原韶知道在冰冷的车底躺着修车对班长的腰意味着什么,他几次看到薛广均悄悄去找军医,要一些缓解关节疼痛的药。“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再检查一遍。”说完,他跳上了战车。

许原韶像班长一样认真地检查,不放过任何细微之处。以前他总觉得薛广均严格得不近人情。刚到修理班时,自己很怕薛班长,因为他会随机提问,答不上来就会被“请”到车场单个上课。

直到一次演习,让许原韶改变了对薛广均的看法。在演习前的例行检查

中,转向机转动时传出了微弱的“咔咔”声,尽管驾驶员并没有发现其他异样,但薛广均不允许装甲车出现任何“瑕疵”。他立即卸下驾驶室底板,对转向机进行全面检查,最终发现是发动机摆臂开裂。

许原韶想起这事都觉得后怕,要是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隐患,在演习中可能造成重大事故。从那以后,他也养成了细致检查的习惯。

“一切正常!”许原韶跳下车。见薛广均伏在修理台上,正用笔记录下这次维修的相关数据。那个散发着浓浓柴油味的笔记本旁,散落着几张他正在设计革新的修理器材图纸。

薛广均一边在本子上记录,一边认真地说:“现在的装备信息化程度高,更新快,要抓住每一次故障修理机会,细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远山的雨和阳光

■王雁翔



插图:邓毅

“快一个月了,这雨还没一点停的迹象。”32岁的一级上士郭光夫静静地望着窗外说。

雨细密如针,落在硕大浓绿的芭蕉叶、绿叶婆娑的草木上,如蚕吞食桑叶,沙沙沙。

节气已过立冬,被热带雨林气候拥抱的群山仍在湿热里挣扎。饱含水分子的空气黏稠、湿重,感觉抓一把就能拧出水来。

郭光夫转身说:“最长的一场雨,一口气下了45天!”

从2009年冬天新兵下连开始,他就坚守在这群山之巅。汪曾祺先生曾说:“雨,有时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。”也许,雨在他心里荡起的不是乡愁的涟漪。

这是南部战区空军某旅一个偏远的雷达站,距机关900多公里,像一座群山中的孤岛。

雨季,从4月中旬开始,会一直持续到年底。时疾时缓的雨,下下停停,停停下下。雨一停,湿漉漉的雾迅即漫卷上来,雾尚未散去,雨又下了。

不下雨的日子,山顶上视野辽阔,可以看出很远。远山如黛,起伏的山脊如海浪,向苍茫处涌动。雨霁天晴,常有彩虹悬在对面峡谷之上。有时乌云拖着如雾如瀑的巨型雨帘,从一座山

飘向另一座山。另一些山峦峡谷间,阳光普照,薄纱似的雾缓缓移动、升腾。

每当这时,郭光夫和战友们就会呼啦啦冲出宿舍,在球场边齐刷刷坐成一长排,在日光浴里享受眼前的壮观美景。歌声《我爱你,中国》随着身体的晃动,一波一波向对面群山荡过去。

但山顶上不下雨的日子极其短暂,雨季一两月也难得见一天太阳。

有时站在细雨里,痴痴眺望山脚明媚的阳光,郭光夫会在心里感慨,能到那金灿灿的阳光下走走站站,该有多幸福!

“现在晾衣房里有烘干机,抽湿机,宿舍也配有除湿机,条件好太多了。”上山头几年,郭光夫最头痛的是洗衣服。大雾与阴雨轮番登场,衣服洗了总不干,长霉菌,发馊。被褥潮湿,身体黏腻得似要长出菌子。

太阳一露脸,官兵欢呼着争相晾晒被褥衣服,不值班的战士还可以晒晒自己。他们脱掉上衣,让阳光在肌肤上一寸一寸滑动。但山上的天气,像孩子的脸,说变就变。有时他们刚起身进屋,雨倏然来了;有时屋前下雨,屋后阳光。晾晒的衣被一会儿抱出,一会儿收回,动作稍慢一些,还可能被雨浇透。营区值班员因此多了一项特殊任务,盯紧天空,雨滴落下前,

立即吹响收衣被的哨声。

2018年底,光夫的妻子张敏来站里过春节,赶上地震,余震持续近半月,阴雨哗哗。妻子跟着炊事班做饭,光夫和战友们在帐篷与雨水里抗震、值班。

“现在的营房是两年前新建的,原来震环的房子都拆了。”郭光夫说。

他望着窗,沉默半晌,又说:“上山的水泥路也是新修的,以前是沙土路,泥泞湿滑,弯急坡陡,开车下去一趟,最多的时候要耗费两个多小时。你可能不信,13公里盘山路,修了整整一年。雨总是下个不停,一下雨就得停下来。”

郭光夫的妻子张敏在老家,两人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,两家相距不足十公里。2016年5月结婚后,他们很快有了自己的孩子。但医生告诉已怀孕4个月的张敏,孩子有脑积水,不能要,生下来也活不了。张敏不相信,跑遍成都各大医院,最后不得不听医生的。从演习场归来,得知原委的郭光夫钻进山林,失声痛哭。

2020年9月,准备休假回去迎接第二个孩子出生的郭光夫,还在下山路上,就接到了儿子出生、母子平安的好消息。

张敏和郭光夫皆是独生子女。“她鼓励我在部队安心干事业,一个人在老家照顾4个老人。春种秋收,她有时累得快崩溃了,在电话里哭,也没埋怨过我一句。”说着,他将脸转向了窗外。

下山时,站长林伟告诉我:“光夫是站里的业务骨干,放到任何一个专业岗位上都顶呱呱。”

离开滇南那座群山之巅的军营,想起那里的雨,想起郭光夫凝视窗外的神情,我突然觉得,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阳光,一下子有了更多质感。它是那样温暖动人,亦是那样弥足珍贵。



记者心语
用心聆听故事的色彩和声音。

王雁翔

文学 作品



长征

镜·织梦者(中国画) 王若莹作

第5645期